

两情相悦

我和婚纱有个约会

■黄武星

“等宝宝出生，全家一起再拍个婚纱照。”午夜临近，正准备入睡的火箭军某旅通信营排长谢佳伟，望着床头的婚纱照突发奇想。轻轻地抚摸着日渐凸起的孕肚，那段和婚纱约会的往事又在他脑海里徐徐展开。

谢佳伟和丈夫张羽洁在同一个旅工作，一个是通信营的排长，一个是参谋部的参谋。去年，两人定下“七夕领证拍婚纱照”的计划。未承想，“七夕”眼看就要到了，坏消息却抢先一步——张羽洁在训练中摔伤了手。

“说好的领证、拍婚纱照，现在还能办不？”谢佳伟心疼归心疼，也忍不住责怪。每次参加演练，爱猛冲猛打的张羽洁总让她提心吊胆。看吧，这拍婚纱的紧要关头，手摔伤了，准新郎的形象可怎么办！

张羽洁拍拍打着石膏的手臂，一脸讨好：“领证，那不可能耽误！不嫌丑，婚纱照也可以拍，正好衬托你的美呀。”谢佳伟莞尔，算是原谅了关键时刻掉链子的张羽洁。可憧憬了好久的婚纱照岂能完美？两人在“七夕”那天领了证，拍照只能推迟。

军营男子的体质真是棒。没过多久，张羽洁就拆了石膏，但去拍婚纱照的时间咋就那么多难挤。基层训练任务重，谢佳伟常常是两眼一睁，忙到熄灯；张羽洁忙着业务工作，加班是经常的事。两人虽近在咫尺，一周却难得相聚。周末要想都有空闲，难！

眼看国庆节长假来临。望着战备值班表，张羽洁眼前一亮：10月5日那天，两人都没有值班任务。他赶紧打电话给影楼，定下了拍摄的时间。

4日晚上，谢佳伟正打算早点上床睡个“美容觉”。张羽洁这边传来一个“晴天霹雳”：“李参谋临时有任务，明天我得值班。”电话那头，丈夫弱弱地解释，让谢佳伟一下泄了气：“给影楼打电话吧，再推迟一星期。”

“调整改革刚结束，周末得抓紧搬运物资。”“旅里搞晚会，邀请我主持采访。”接下来的两个周末，谢佳伟和张羽洁的忙碌是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，只能反复给影楼打电话：“不好意思，再推一星期……”

婚纱照的预约一推再推，谢佳伟嘴上说不在意，可每次看见朋友圈里有人晒婚纱照，心里还是隐隐有些失落。直到那天，张羽洁欣喜地打来电话：“领导知道了咱们这事，专门批假两天，让我带你去省城拍更好的！”

收拾行囊，心情大好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谢佳伟像是泡在幸福的蜜罐里，不仅和爱人拍了浪漫的婚纱照，还在省城过了小“蜜月”，与婚纱照擦肩而过的懊恼早已抛到九霄云外。

更让谢佳伟意外的是，没过多久，部队邀请他们参加集体婚礼，还特别为新娘准备了中式、西式两套婚纱。这一次，婚纱主动向谢佳伟发出了邀请，让她格外的激动和幸福。婚纱店的婚纱照虽然唯美，可集体婚礼上军装与婚纱的绝配，更令谢佳伟钟情。照片上，谢佳伟披一身中式婚纱灿若如花，张羽洁身着军礼服阳刚帅气。一对对军人夫妇，挽手迎接幸福的到来。

“我想和婚纱再相约一次，这次要带上我们的宝宝！”正在机关楼办公室忙碌的张羽洁，匆忙间看了一眼妻子发来的微信，会心一笑。

墨脱，藏语意为“隐秘的莲花”。18年前，西藏林芝军分区“墨脱成边模范营”士兵周国仁，申请就任背崩乡唯一一所学校的代课老师，至此成为一批又一批门巴娃心中“亲爱的周老师”。

今年暑假，周国仁的女儿周子涵跟随妈妈到墨脱探亲，了解到更多关于爸爸和他“门巴学生”的故事，也与那群大山里的孩子结下了深厚的情缘。适逢教师节，周子涵对爸爸的理解和思念已飞往雪域高原……



墨脱有位“兵老师”

■王添昊

美丽家庭

今年，周国仁“兵龄”二十，“教龄”十八。

2000年的一天，入伍1年零9个月的周国仁正在营门口站岗，忽然瞥见每天这个时候，兴高采烈背着书包去上课的男孩索朗次仁，正牵着骡马背着猪草，无精打采地往家里走。周国仁心下奇怪：索朗是个特别爱读书的孩子，怎么旷课了呢？

一个偶然的机，周国仁从校长口中得知，好几个老师因为乡里的条件太艰苦而选择离开，导致学校老师严重缺编，索朗所在班级正是因为没有老师上课，不得已解散了。

校长的长吁短叹深深地刺痛了周国仁。高中毕业时，由于家庭经济负担过重，周国仁不得已放弃了自己的大学梦。“想读书，没书读”的滋味，他比谁都清楚。可自己毕竟还接受了基础教育，如今这些门巴娃小年纪就没有书读，他们的未来会走向哪里？一想到这儿，周国仁更加坐立不安。

思前想后，他决定利用业余时间，为孩子们辅导授课。周国仁的申请，很快通过了军地的考察和批准。他正式成为背崩乡希望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，一代就是18年。

周子涵自出生以来一共见过父亲5次，有3次都是来墨脱。

2013年的春天，3岁的周子涵第一次到墨脱。那时，周国仁正担任“勇为班”的班主任，负责34名门巴孩子的学习和生活。每天完成教学后，还有一大堆作业等着他批改、课件等着他准备。别说是陪孩子玩了，就是连给她讲睡前故事都很难。

为了“抢”回父亲，子涵连哭带闹地要跟着周国仁去学校。从营区到学校虽然只有1公里的距离，但路况不好，一会儿爬坡，一会儿涉溪，周国仁只好一路背着女儿。

虽然那时的子涵还很小，但第一次走进爸爸班级的情形，却让她印象深



刻。一群哥哥姐姐“呼啦”一下围拢到她身边，一声接一声地唤她“子涵妹妹”，还有好几个人往她口袋里塞糖果。子涵不好意思，哥哥姐姐就着急了：“这都是周老师给我们的，妹妹你也吃！”

放学回家时，六年级的格桑说什么也要背子涵回家。周国仁不让，格桑却说：“我在家经常背我阿妹的，子涵也是我妹妹！”一路上，哥哥姐姐们一会儿给她唱歌，一会儿给她摘花，子涵开心得前仰后合。

那天晚上的子涵很乖，安安静静地看着爸爸批改作业。看着看着，她睡着了，脸上挂着一如白天的笑容。

8岁的周子涵今年来墨脱时已是暑假，可周国仁依旧没多少时间陪她。阿苍村的扎西原本成绩优异，但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奶奶常常缺课。考虑到明年他就要小升初，周国仁便决定利用暑假为他开开“小灶”。

那几个周末，每天清晨6点，周国仁

便会赶往僻远的阿苍村，到扎西家为他补习。一路上来来回回，就得花上近10个小时。

对于爸爸的“偏心”，周子涵早已没有了“醋意”。她还把专门带来的一个崭新书包，请爸爸转交给扎西，为小哥哥加油打气。

周子涵不再像第一次来那样缠着父亲，而是带着村里的弟弟妹妹们摘果子、跳皮筋、摸鱼……俨然成了半个门巴娃。

那几天，爸爸曾经的学生、已经升至墨脱县城初中的央央恰好回家。央央比周子涵大6岁，周子涵第一次去学校时，就是跟她坐在一起。

姐妹俩相见，聊起各自的学校、同学、好吃的、好玩的，别提多开心了！聊着聊着，央央问周子涵：“听阿妈说，周老师今年要复员回家了吗？”

对这个问题，周子涵不知如何作答。她听爸爸妈妈讨论过此事，可没什么结果。她多么希望爸爸能早点回到

自己身边，但她也知道大山里的这群门巴孩子舍不得父亲。因为，央央姐姐告诉她——

周国仁当老师第一天就闹了笑话。台上任凭他讲得如何生动，台下的门巴娃们只是呆呆地望着他。课后，周国仁才弄清楚，那是因为孩子们根本听不懂汉语。

为了过语言关，周国仁开始学习门巴语。可门巴语没有文字，仅靠口口相传，学习相当困难。他使用汉语拼音为一句句门巴语注音，边学边记边用，只用了近3个月时间就掌握了这门古老生僻的少数民族语言。

解决了语言障碍，新的问题又摆在周国仁眼前——没有门巴语教材。周国仁便自费从内地购买了1至6年级的辅导资料，和学校的其他老师一起对照编写出了双语教材。

听央央讲着，周子涵这才明白，那时妈妈常常带自己去逛书店，买一大堆自己根本看不懂的书，原来那是给爸爸找

的教辅材料啊！“央央姐，你怎么知道爸爸这么多事情？”周子涵有些疑惑。

“这都是妈妈告诉我的。妈妈说，周老师的故事没有门巴人不知道的。”央央回答。

更让周子涵惊奇的是，央央姐姐的妈妈白玛竟然是父亲的学生，现在已经毕业回到学校，成了一名语文老师。

央央还告诉周子涵，因为墨脱路况差、野兽多，每年开学和放假，周老师都会亲自接送学生。有的村子离学校有40多公里，就算是乘车，打个来回也得五六个小时。

这让周子涵想起，上幼儿园时，每当自己哭闹着问爸爸究竟在哪儿、为什么从来不接受自己时，妈妈总是同一句回答：“爸爸是个‘兵老师’，爸爸还要接别的小朋友……”

那时的爸爸是“讨厌”的，而如今，央央的讲述，却让周子涵莫名觉得爸爸有点伟大。

暑假转瞬即逝，周子涵要回内地上学了，而背崩乡希望小学也即将开学。离开墨脱那天，周国仁没能去送女儿和妻子。因为拉顿村有几个贫困家庭，还需要他去做家访、接孩子。

又快到教师节了，周子涵一如既往地给老师们做贺卡。今年，她多做了一张，寄给远在1530公里外的爸爸——

“亲爱的爸爸，我很想你，总怕你不回来。但每次来墨脱，看到哥哥姐姐们都很喜欢爸爸，我就知道爸爸也一定很舍不得他们。我再也不催爸爸回来，我会陪妈妈一起等着你。教师节到了，祝我的‘兵老师’爸爸，节日快乐！”

那天晚上，爱做梦的周子涵梦见自己回到了墨脱，回到了爸爸的学校。爸爸正在给哥哥姐姐们念这封贺卡，念着念着，他哭了，泪珠落在周子涵稚嫩的笔墨上，晕出了一朵朵盛开的莲花。

图①：周国仁和他的门巴学生们。图②：周子涵和门巴小朋友亲密无间，快乐玩耍。图③：周国仁的幸福一家。王添昊摄



家庭秀

终于盼来了与你们厮守，拨动琴弦，唱一曲衷肠。往日心底因亏欠而生的苦涩，也被明媚的阳光一扫而光。都说岁月静好，是因为有我们在负重前行。可亲爱的家人呐，是否知晓？你们灿烂的笑，才是我的天荒地老。

定格

近日，第79集团军勤务支援旅勤务连指导员连凯轮休回家，陪伴一家老小，在自然美景中度过难得的欢聚时光。

■杨刚/文 谭长俊/图

手工牛轧糖

■焦雨晴

为老兵退伍的事忙到凌晨，感觉肚子在“抗议”，随手打开第一个抽屉，拿起一块牛轧糖含在嘴里，糖块的醇香瞬间弥漫味蕾，一种幸福的滋味把我紧紧包围。想起这糖的来历，我的嘴角不禁上翘。

前些日子，我的手机“某宝”总是不经意间就下了好多订单。本人一直在认真工作，怎会摆弄手机，老妈和我共用一个账号，想都不用想，定是她在家里“作怪”。

查看订单后，我惊呆了——棉花糖、奶粉、家用厨房电子秤、专用烤盘、高温硅胶刮刀……看来老妈这是要“搞事情”啊。

我直接“call”回家：“妈，你‘剁手’买了那么多烘焙工具，要演哪出啊？”

“这不是看你总在网上海上买那牛轧糖吃，没几块还那么贵，我就寻思自己买点材料学着做。”老妈回答。

“哎哟，妈，费那劲干啥呀！再说了，你看看你买的那些材料，合着家里做这一斤得88块人民币了吧？”

“家里做着用料足啊，这88块比你买的那些‘含金量’高。”

没过几日，家里快递陆续“着陆”，我便开始了她的“大计划”。炒花生米、抹黄油、倒棉花糖、添加奶粉……时不时地，老妈还会给我发小视频炫耀一番。

“还别说，你妈做的牛轧糖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儿。”视频聊天时，老爸在一旁边吃边夸，把我妈美得直嚷嚷要开店卖糖。

3天后，我收到了一个包裹，里面满满当当的全是牛轧糖。

“妈，我收到了，果真比外面卖的好吃，从现在起，你做的牛轧糖就是陪伴我加班的‘小伙伴’了。”

“这可是妈妈我一点点用心而制，当然比外面的好吃了，不够吃妈再做，管够……”

就在我们聊得甚欢的时候，老妈又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急吼吼地说：“对了，听说我女婿马上就要去驻训了，我再买点材料，给他做几斤带着。”

“人家驻训，你给人家背那么多糖，这不是添乱嘛。”

“战友们一起吃，一会儿就没了，驻训条件苦，吃颗糖偶尔甜一下，苦中作乐趣。”老妈说完，果断撂了电话。

打完电话没多久，就听见手机“嗡嗡”响。不看也知道，老妈又开始买买买了。

亲情菜单